

从启蒙、权力话语看“隐蔽的教育家”福柯

尹宗利

内容提要 福柯对法理-政治权力论、权力压抑论、权力-知识对立说等传统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福柯的权力话语具有非本源性和生产性、外在性和空间性、不连续和多样性等特色。福柯对启蒙时代以来的启蒙话语进行了解构,他的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特征。福柯关于“规训技术”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启蒙话语、“规训技术”等论述蕴含了丰富的反思性、原创性教育思想,福柯是一位隐蔽的教育家。

关键词 启蒙 权力 话语 教育家 福柯

尹宗利,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210097

福柯是当代有重大影响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福柯的著述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是一位“隐蔽的教育家”^[1]。权力话语是福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话语是20世纪80年代福柯关注的重点。关于规训的技术分析是福柯最重要的教育论述。权力话语、启蒙话语、规训技术的论述是福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权力话语

什么是话语?话语(discourse)源于拉丁文(dis-cursus)话语一词,其动词discurrere的意思是夸夸其谈。《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通过言语进行的思想交流”。discourse通常被译为“话语”,在港台华语刊物上,则译为“论述、叙述、论说”等。福柯话语一词的定义是:话语是由话语领域中的所有有效声明(包括书写或口述)的总体性

所组成。

话语赋予信息与知识以开始和结束,并提供一个完整的、有中心思想的图像,供倾听者接纳。话语的指涉面与其它话语息息相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话语是动态的,它所包括或排斥的事物状态处在对立、竞争的状态,它隐含着权力(或暴力)的过程。话语还具有强烈的排他性(exclusion),因此,它会包含禁令限制其意义,以免发生歧义。同时,话语的产生,也代表追求真理的尝试。简言之,话语是一系列的声明。福柯所说的话语,就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声明群。

话语不是福柯的原创,话语分析的理论有众多流派:如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批判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文化理论”等。批判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架构以构思严密、逻辑谨严见长。“文化理论”即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研究,它的内容丰富复杂、影

响巨大。福柯的系谱学也就是他的政治学,或权力政治学,福柯关注的不是国家权力,不是宏观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而是具体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即“权力的细微形式”。系谱学即福柯的政治学,其中包含“生物政治学”(或“身体政治学”、“空间政治学”)和“真理政治学”(或“知识政治学”)。前者谈权力和身体的关系,权力的表现为“身体的政治技术”。后者谈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的体现为真理。权力话语是福柯话语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话语结构(或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话语、空间、权力之间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为什么是他说话而不是你说话?谁有权力之眼(eye of power)?为什么你要被凝视和聆听?谁在话语中发出指令?谁有权力、谁有资格运用各种语言?他在哪一个空间(位置)说话?你在哪一个空间(位置)说话?福柯认为,我们的话语都是“知识意志(或意愿)”(will to knowledge)和“权力意志(或意愿)”(will to power)交织而成的结果。各种不同话语的此消彼长,同一话语内的争执、争斗,都充分显示权力关系的介入与干预。

那么,什么是权力?“权力”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的解释是:“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行动的能力,以使他们做他们可能还没有做的事。”^[2]在我国,权力二字有威力、动力、使动力、统治力的涵义。

福柯对传统权力进行了批判,主要是批判政治权力说、经济权力说、权力压抑说、权力扭曲知识说等。福柯用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对权力、知识及意识形态关系做了分析和厘清。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批判国家-政治权力论。霍布斯预设国家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要有强制性凝聚力量,这就是霍布斯说的“利维坦”的核心力量。福柯认为,必须从《利维坦》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必须在《利维坦》的模式以外,在法律的统治权和国家制度的领域之外研究权力。重要的是要从体制的技术和战术出发进行分析。”^[3]福柯还认为,在法律的、自由的政治权力的概念(建立在18世纪哲学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至少是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这种共同点称之为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他指出:“首先,与经济相比,权力是否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吗?它注定了要去实现、强化、维持和再生产与经济和经济的功能相吻合的关系吗?其次,权力是以商品为模式

吗?它为我们所占有,获得,根据合同放弃、转让和重新获得,流通或取消吗?”^[4]

其二是批判权力压抑-斗争论。福柯认为,20世纪对权力的非经济的分析,有两个重要的命题。“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为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5]。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赖希从压抑机制上分析权力,将权力视为一种压抑性的力量,权力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抑个人也压抑阶级。而尼采则从势力(力量)关系上分析权力,将权力双方的角斗视为战争的双方的斗争,力量对抗的最终是一方战胜另一方,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压抑。

福柯既不同意霍布斯对权力的国家主权观,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对权力的经济主义的解释,还不满意赖希命题、尼采命题对权力的支配-压抑机制的解释。但作为一个思想家,福柯的权力思想既博大精深又晦涩难懂,甚至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他的权力观飘渺不定、难以捉摸。确实,福柯自己对权力并没有一种规范的定义式的说法,而是力图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阐发权力。

其三是批判权力-知识对立说。福柯质疑这种权力与知识对立的观点,他指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不是一种简单的敌对关系,而是一种新的密切的生产关系。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

福柯权力话语批判有其鲜明的特色:

1. 非本源性和生产性:福柯不去追问权力的本质,而是要探讨权力如何(how)被施行的问题。“如何”的意义并不是权力如何呈现自身?而是权力如何施行?当个体施行对他人的权力时,发生了什么?以及权力运作的效果为何?等等。福柯认为,“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6]

传统权力的施行自有一套相对应的知识,有其真理话语的场域,而规训权力的运行则是交织在人的科学中进行,权力关系就像毛细孔现象(capillary form of existence)到处存在,并促进常规化社会(normalizing society)的出现。福柯指出了权力/知识互为表里的运作,权力与真理是一体两面,如福柯所言:现代人文主义将知识与权力之间划清界限是错的。

知识与权力是统筹的整体,权力在运作时?可能不运用知识,而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

这说明了任何一种权力关系的运作都离不开知识或真理体制的介入。福柯认为权力施行的每一个点同时也是知识形成的所在。此外,每个施行点上的知识亦都有权力贯穿运作,真理体制是权力运作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一方面,这种真理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一种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另一方面,真理体制建立了一种人们可以接受权力运作的状态,这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一种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根据。

2. 外在性和空间性:在对权力的机制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福柯所提出的规训性权力,福柯用这个术语指称近代社会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机制),规范化是这种权力技术的核心,“规训”意指“规范化训练”。福柯的权力研究不是深入权力的内部探讨其动力机制,而是分析规训的权力如何体现在各种机制中,例如审问、监视、管理的规则与效果。福柯的权力研究不是研究权力的要素和结构,而是探究规训、身体、姿势、对象、时间、空间等对权力的影响。他的权力研究多以空间为对象,研讨空间的位置、分类、分割,以及时间与空间、空间与身体、空间与权力等的关联,既展示了作者的丰富想象力,又极大地拓宽了权力研究的领域,也深化和细化了权力研究的内容,并引领了权力研究范式的革命性变化。

此外,福柯认为权力是政治技术在社会机体中的运作,要考察它是如何运作的?并从对象、目标?分析权力的运作。福柯研究的不是一种权力的理论,而是一种权力的解析,也就是说,福柯研究的是权力形成的具体领域和策略、手段。

3. 不连续和多样性:我们尽管拥有分析生产关系、符号意指关系的工具,但是却没有分析权力关系的工具。我们往往将权力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还原为国家机器或法律,却从来没有理解权力关系的本身。如果权力处于一个开放且多少是统合的关系丛中,那么问题的关键是提供一个分析理路(a grid of analysis),以便能够形成对权力关系的分析(an analytic of relations of power)。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的循环的过程中,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主张:“不要在它们中心,在可能是它们的普通机制或整体效力的地方,分析权力的规则和合法形式。相反,重要的是在权力的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

上抓住权力,那里它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7]

二、启蒙话语

启蒙一词英文为 Enlightenment,词干为 light、enlighten,有光亮、照亮的意思。Enlightenment 基本词义是照亮、澄明、启发、开导。中文中的“启”是开启、开导的意思,“蒙”指蒙昧状态,“启蒙”即通过开导,摆脱蒙昧状态,进而能明理、聪慧。深一层含义是教化、启迪世人心智、使之摆脱蒙昧、明辨是非、追寻真理。诚如正像霍克海默所说:“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8]简言之,勇敢、自主、去“魅”、主知(理性),既是启蒙的主要目标,又是启蒙的行动纲领。

康德是开近代启蒙思想先河的哲学家,他在1784年11月的《柏林月刊》上撰文《什么是启蒙运动?》,阐述了他的启蒙观:“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并明确提出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9]康德启蒙观的要义有四:启蒙的目的是“脱稚”,人类要走向成熟;其标志是理智(理性);手段是引导,动力是“勇气”。康德的启蒙观对人类的启蒙运动有着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它既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个人总结,又是未来启蒙运动走向的重要路标。但是,启蒙并未如康德预见的那样,人类并未成熟,理性成了新的神话,世界陷入了启蒙的悖论之中……因此,康德的启蒙思想,引发了多位思想家的深入思考和无情批判,福柯就是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福柯写到:“《柏林月刊》在1784年12月回答了‘何为启蒙’问题。提供回答的人是康德。文章不长,但我认为,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这个问题随着此文而悄然进入思想史中。”^[10]“何为启蒙”这一问题成了哲学家200年来冥思苦索而不得真解的问题,“现代哲学历经两个世纪,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中间经过尼采或马克斯·韦伯,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这同一个问题。”^[11]回答这一问题的意义是重大的,“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

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福柯甚至将启蒙问题看作是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现代哲学就是对启蒙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12]

福柯对康德的启蒙目标是使人类成年的论断提出了四点质疑：其一，启蒙可以用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来称之为 *Ausgangs*，即“出口”、“出路”吗？其二，启蒙是事实、过程，还是任务和义务？其三，人类是否指“启蒙”过程中的全体人类？最后，理性的使用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如何保障理性的公共使用呢？由于康德启蒙话语有些理论上的疑难，因此，福柯作如下论断：“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13]。福柯讲述启蒙并未使人类步入“成年”的道理，并以继承启蒙运动的质疑与批判的精神为己任，坚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此来探寻、追求自由的“新的原动力”^[14]。福柯进而诠释启蒙的精神实质，并把康德的启蒙思想誉为“现代性态度的纲领”。

福柯明确提出，要把启蒙和现代性看作是对我们是什么进行批判的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15]。福柯对这种批判做了重点阐释，“一方面，我曾想着着重指出哲学的质疑植根于‘启蒙’中，这种哲学的质疑既使得同现实的关系、历史的存在方式成为问题，也是自主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另一方面，我曾想强调，能将我们以这种方式同‘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并不是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永久地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16]福柯的“批判”是一种解构，但他所解构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一整套关于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也即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关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原则、制度等等，而要把这一切都回归启蒙以来的话语运作过程中，探讨它是怎样被运作的，是怎样在语言、知识、权力的网格中被确立起来的，这其中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福柯所理解的启蒙，并不是人类按照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既定目标不断地超越自身的问题，而是要依据某种特定的现实性来创造自身的问题。批判性和创造性是福柯启蒙思想的重要特征。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启蒙教育所要高扬的。

三、“隐蔽的教育家”

福柯担任过中学教师，长期在大学工作，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再加上他的哲学家精神气质，因此对教育有厚重的体验和深刻的反思，他在《规训与惩

罚》中集中论述了教育中规训性权力问题。规训性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来训练个人，制造出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身体或个体。福柯认为，人的身体是权力的目标和对象。权力为了将人造成具有柔顺效用机器，会对身体进行细微的、持续的、全面的控制，这种规范化的控制功能就叫规训。福柯从规训的视角分析了“权力”技术，这种技术又称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17]。

1. 空间的分配：纪律首先要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可采取以下技术：其一，使用了封闭的空间、单元，用以维持秩序和便于监督。其二，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都有一个人。以便监督个人，予以评估和裁决。其三，个人化分割原则：学校根据不同的教学空间、阶段、特点，将空间作用途上的分类，以建立有用空间。如学校分年级授课、分科教学，或按照能力分班，智优班、启智班等。其四，等级排列艺术：让要素（人）在关系网络中分布、循环，排定等级中的“位置”。如学校中教室的位置、课堂中座次、学生的名次等。

2. 对活动的控制：其一，制定时间表：它有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如学校中的作息时间表、课程表等。其二，动作的时间性规定：动作被分解成各种因素。动作被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其三，肉体与姿势的最佳关联，以促进效率和速度。譬如，“书写”要求学生掌握好握笔姿势、身体姿势与前倾度，还要注意身体与桌子间距离。其四，权力让肉体与对象紧密联结，身体、姿势、对象三者紧密联结，表现出一种细致的啮合关系。其五，彻底的使用：提取更有用的时段，使之有不同但有秩序的活动，以使其更有效力和效率。目的是使儿童习惯于又快又好地完成一项作业。

3. 层级监视：福柯指出，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监视权力的范例，既有监视的中心点和汇集点，又有内在的、较高效能的机制。人会感到整个机构都起着监视的作用，监视无所不在却悄无声息。如班级内，就会有这样的物理—心理监视机制，教师选出班长、观察员、课代表、等，层层负责，形成班级管理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一种明确、有规则、有效率的监视关系。

4. 规范化裁决：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惩罚特有的一个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学生的“错误”不仅包括轻微的违

纪,还包括未能完成作业。惩罚的实质是矫正性,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规范性成为教学中的强制原则,由此引出了一种标准化教育和师范学院的建立。

5. 检查(考试) 检查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目光的,能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检查是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技术结合的产物。考试作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已经成为学校的一个永久因素。考试是永恒的知识交换器。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从学生那里又流出供教师使用的知识。学校变成发展教育学的地方,“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

上述规训的技术训练着学生的身体和心灵,并通过监察对象系统的观察和细辨,来制造个体。规训技术的系统论述是福柯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福柯才率先让人意识到学科/规训是“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Foucault 1972: p.224)和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合(Foucault 1978)”^[18]可以说,福柯研究“规训的权力”、“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规训的技术”等内容,就是一种雏形的教育空间政治学、教育时间经济学或教育社会生态学,它具有稚嫩性和原创性的特点。极大地激活了教育学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了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远非从属者,反而是统治者。”^[19]可是只有福柯才率先让人意识到学科/规训是“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Foucault 1972: p.224)和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合(Foucault 1978)^[20]18世纪后期,书写、评分、考试等三种新的教育实践方式合在一起,又出现了研讨班、实验室和课室作为新的教学场所。这些简单的变化,具有影响深远的效应,“它们史无前例地改造了学生学习的方法,深入到学生怎样“学以致用”(to learn to learn)的层次。”^[21]一方面生产了新的知识学科,它们涵盖从最软性的文科到最硬性科学的各门知识范畴;另一方面是建构了三种备受规训,同时又在自我规训着的人。这三种人是冷静的科学人、有自觉和反省精神的诠释学奉行者和身份暧昧的社会科学家。福柯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无论在理论上、学科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因此,他又被称为“内敛教育家”(crypto-educationist)^[22]。一提到教育家,人们就会提起孔子、孟子、朱熹、蔡元培、陶行知、斯霞、苏格拉底、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凯洛夫、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第一个说福柯是教育家的人确实还需要点智慧和勇气。因为福柯除了做过教师以外,并无教育专著。那么,什么

是教育家?《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是:“教育家(educator)是在教育思想、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23]对照这一标准,福柯应可以称为一位教育家,或者说是“隐蔽的教育家”。因为其他述而不作的教育家也还是有的,如苏格拉底、孔子等,而他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中的贡献是巨大的,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就更大。仅以我国为例,在教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中,“规训”、“权力”已成为很多人重要的教学话语和学术话语。

福柯的启蒙、权力话语包含了教育目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等重要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应采用相应对策。最基本的,是吸收启蒙精神中的“勇敢”、“自主”、“主智”、“批判”、“创造”等要素,创建和形成新启蒙教育观,以培养学生创造性品质。少一点规训性惩罚,多一点自由和激励,让孩子在宽松环境中全面发展。

注释

[1]马歇尔:《米歇尔·福柯:个人自主与教育》,于伟、李姗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2]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4页。

[3]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4][5]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第226页。

[6][17]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页,第160-218页。

[7]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8]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9]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10][11][12][13][14][15][16]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版,第528页,第528页,第528页,第542页,第530页,第542页,第536页。

[18][19][20][21][22]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页,第45页,第13页,第46页,第56页。

[23]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5页。

〔责任编辑 陈天庆〕